

风流怪侠震江湖



十一

梅良馨立刻了解他说些什么。同时发现阿郎的雪飘飘弯刀，和那些刀客不同，似乎稍长了一些。

阿郎扬了扬手中的雪飘飘，道：“梅庄主，实在高明，在下只好再度出手了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阁下，这一次才亮出雪飘飘。”

突然——

阿郎举起雪飘飘，却向梅良馨相反的方向行去，不知他用心何在，梅良馨丝毫不敢大意。

阿郎行到了甲板的边缘，突然回过身子来，雪飘飘抡起，人随着刀势飞了起来，划出一片寒凌的光芒。

阿郎的刀势和那些刀客有很大的不同，刀芒在飞斩中扩散，化作了一片刀幕，卷袭过去。

梅良馨同时也飞腾而起，迎了上去，和阿郎的刀势，刚刚相反，所有的内力和剑气，汇聚于一点，剑光穿入了刀幕之中。

一瞬间，一阵金铁交鸣中，刀光、剑气一齐消失。

只听落在甲板上的声音，蓬蓬两声，两个人由空中掉了下来。

两个人已经失去控制的能力，但还能使双足先着地。

梅良馨的胸前、两臂衣衫破裂了很多处，鲜血染红衣服，显然阿郎的雪飘飘，伤了他很多地方。

再看他手中的长剑，剑尖上，滴下了一滴鲜血。

第一滴血，原来是阿郎的血。

只见阿郎的右手执着雪飘飘弯刀，左手按在胸前，人却站得很直，笑着说：“好凌厉的一剑！”

左手一抬，一股鲜血喷了出来，鲜血喷出了数尺，喷在了梅良馨的身上，一剑穿心，人就倒了下去。

望见阿郎倒在甲板上，三名刀客同时发出一种怪啸，飞跃而起，三柄雪飘飘，同时快速攻向梅良馨。

梅良馨虽然有多处受伤，那只不过皮肉之伤，仍有应付攻击的能力，长剑一挥，幻起了一片护身光幕，冲破了三名刀客之合击。

三名刀客刀势用尽，必须要落地，准备再出击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梅良馨使用快速回旋剑法，闪电而至，一声惨叫。

一名刀客被拦腰斩作两段，那是超越一个人体能极限的快速，梅良馨竟然作到如此之能力。

杀了那名刀客，剑势的余力不衰，冷厉的剑气，逼得另外两名刀客急向一侧闪避。

就在这一个变化之时，舱中舱后，突然冲出雄狮六王、五虎将和青梅、竹马，快如闪电流星，一连突如其来的

合击。

那些刀客，来不及飞腾跃起施展绝活雪飘飞斩，人已陷入重围。

阿郎的死，使这些刀客的信心，好像完全丧失，雄狮六王、五虎将，各出绝招，不到十回合的工夫，四名刀客已完全死在了他们刀剑之下。

另外两名刀客，用不着梅良馨出手，已死在青梅、竹马的合击之中。

黄泉山庄的人，一鼓作气，快攻、猛杀、合击，使得那些刀客无法发挥雪飘飘的绝招，人已经横尸、溅血。

除了梅良馨身受数处刀伤之外，再无受伤的人，青梅、竹马，立刻行近梅良馨的身侧，低声道：“师父，伤势怎样？”

梅良馨道：“还好，都是皮肉之伤。”

石观音低声道：“庄主，请快入内舱，婢子替你敷药。”

内舱，燃起了两支巨烛，照得一片通明，金凤凰很小心地脱下了梅良馨的衣服，见那纵横交叉着五六条伤痕，鲜血由伤口中涌了出来。

石观音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庄主，伤得很严重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唉！这一场搏杀，十分激烈，雪飘飘的绝招，的确令人惊怕，不死已算很幸运了。”

金凤凰道：“伤口疼不疼？”

梅良馨道：“刀割在肉上，流出血来，怎会不疼呢？”

银凤凰道：“看得叫人好心疼。”

梅良馨笑道：“那你们就快些敷药吧！”

只见三位姑娘，全部忙了起来，金凤凰用温水，拭去了梅良馨伤处的血迹，石观音捧着药盒子，敷上了金创药，银凤凰让梅良馨头倚在她身上。

梅良馨刚才那一战，不但用出了全力，而且，也费尽了心机，正感觉很累，精神一放松，不觉地熟睡了过去。

舱外，淮河的水依旧流着。

只听桑脑筋倚窗而坐，喃喃吟道：

“雪飘飘，

雪飘飘，

人已死，

不回头。

莫愁前人无知己，

天下谁人不识死。”

隔没多久，却听到卜一刀惋惜吟道：

“雪在时时飘，

人却处处死，

江湖数千里，

武林数百年。

一死何无奈，

心泪落眼前。

搏杀何时尽，

江湖几太平。

再见！阿郎！

再见！阿郎！”
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又有几人能了解卜一刀和桑脑筋的心境。

再见吧！阿郎！阿郎的死，带给他们无数的感伤，论武功和机智，阿郎都在他们两人之上，为何他先死，死的方法很多，阿郎的死，值得吗？

梅良馨醒来之后，身上的伤势已经包好了，三位姑娘团团围在身旁。

他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坐直了身子，道：“什么时刻了。”

金凤凰低声道：“庄主，你这一阵好睡，大概有两个时辰了。”

此刻，舱门呀然而开，青梅缓步行了进来，道：“师父，外舱已摆好了饭菜，请师父进餐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好！师父也真的有点饿了。”

用餐之间，梅良馨感觉了船在缓缓地移动。

梅良馨道：“船在走？”

竹马道：“是！是卜总管决定的。”

梅良馨哦了一声道：“竹马，去请他来。”

竹马一躬身，退了出去，片刻之后，竹马带着卜一刀，行入舱中。

梅良馨吩咐道：“卜总管请坐。”

卜一刀微微一躬身，坐了下去。

梅良馨道：“是你下令要帆舟移动的？”

卜一刀道：“是！舟泊江中，地点已泄，我担心他们会再暗施计谋，所以才叫船开走。”

梅良馨笑道：“卜总管高明。”

卜一刀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卜总管，咱们到哪里去？”

卜一刀道：“这一点，属下还没决定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哦！除了避开他们的暗袭之外，还有别的用意么？”

卜一刀道：“有！如若咱们要是有什么行动，坐船走，比在陆上行动方便多了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咱们现在应该往哪里去呢？”

卜一刀道：“这就要庄主的决定了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卜总管有何意见？”

卜一刀道：“属下有一愚意，那就是咱们要想法子由明入暗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对！对！”

卜一刀道：“至少，咱们不能一切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，使对方随时可以派人来暗算咱们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卜总管说的是，传令下去，要帆舟快速行驶，经周家口到长台关时，再来告诉我一声。”

卜一刀应声而去。

本来很缓慢行进的帆舟，突然间加快了速度，顺流而去，操纵帆船的水手，都是三夫帮中第一流的水手，转舵摇橹，技术熟练，速度快速。

梅良馨抬头看去，淮河浊流滚滚，不少商舟，来往于河面之间，古往今来，这道江流不停地在流动，不知已过了多少年代，但人事沧桑，江面上的行舟，却不知已经易船主，顿兴起浪淘尽英雄之感。

负手站在甲板上，心兴起感慨万端，望着那河流出神。

忽然间，竹马躬身道：“师父！你在看什么？看得那么入神。”

梅良馨微笑道：“哦！没看什么。”

竹马笑道：“我以为师父看出来这淮河是公还是母的。”

梅良馨微微一惊，立刻笑道：“淮河么？我想是公的。”

竹马两眼一亮道：“师父是怎样看出来？”

梅良馨笑道：“海比较大，是母德，河江溪，比较小，是公的，就如母亲生子，河江溪，归流向大海，就如母子连心。”

竹马点点头，道：“师父说的很有道理。”

梅良馨道：“竹马，你认为呢？”

竹马略作考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也认为如此，因海字有母的意思，江字有工的意思，工与公同音。”

梅良馨哈哈笑道：“有道理！有道理！”

此时——

卜一刀已快步行了过来道：“回庄主的话，船舟已到长台关附近。”

梅良馨下令帆舟找一处僻静的江边靠岸。

梅良馨召过八名水手，嘱咐了几句话，要他们小心应付，自己带着雄狮六王，五虎将等登岸，准备翻过桐柏山到襄阳去。

这一次，他们的举动很隐密，不但改装易容，而且，分批行动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。

梅良馨完全改了样子，卜一刀的精巧易容术，把梅良馨扮成一个骑着小毛驴的半百老人，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十足的乡下土财主的模样。

青梅、竹马，扮作了两个村童，而且，忽然走在前面，忽然落在后面，而且，两个人因时因地经常改换装束。

卜一刀扮成了一个巨商，金凤凰、银凤凰，打扮作了从婢。

桑脑筋扮成村夫，石观音扮其妇。

梅良馨带着青梅、竹马，急足先行，三个人虽然同行，也并非走在一处，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

随后，卜一刀、金凤凰、银凤凰。

再后，桑脑筋、石观音。

雄狮六王、五虎将，都以不同的身份，以卜一刀为中

心，保持着可见相互接应的距离。

这样分别行动，彼此虽然不是相隔太远，但这等分散行动，比走在一处的危险性仍然大了很多。

梅良馨发觉了面对的敌人，不但凶残很多，而且狡诈万端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的真正主持人物，似乎是一直隐身在幕后，出面的，和他们全然无关。

如今就算对方奸狡似鬼，也无法猜想得出，梅良馨会把大批的人手，化整为零地行动，以隐密对付隐密，使对方失去监视的机会。

夜深，桐柏山上，山风仍然是那么温柔。

奇怪的是满天飞舞的蝴蝶，却出现在这时候。

突然——

一位黑衣蒙面人，胸前绣着金黄色的蝴蝶，飘身到来。

当他脚步落下之时，在他身后两丈不到之处，一块约两尺四方的地面几乎同时裂开，泥土飞扬，一条人影怒鹤一般从地下射出，笔直射上了半空。

那是一位青衣老人，年纪已超过六十，他的腰身看起来比一般人瘦长，整个身子平均比一般人矮了一截，因为他的一双脚都已齐膝断去。

在他的左右腋下都夹着一枝拐杖，精光闪闪，竟然是铁打的，他的身形并没有受到这两枝铁拐的重量影响，双

手策拐，“嗖”一声，身形直飞上三丈，凌空一个翻滚，斜斜落下。

苍白的灯光，照亮了他的脸孔，只见他的脸孔，眉目清朗，一脸正气，无论怎么看，也不像是一个邪恶之徒，他虽然在笑，那笑容却很奇怪。

蒙面人的眼瞳仿佛已经凝结，从他的眼瞳看得出他内心的感觉，青衣老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青衣老人忍不住开口道：“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找到老夫。”

蒙面人终于开口道：“这儿的地下莫非挖有一条地道？”

青衣老人点头道：“你倒是一个聪明人，这条地道一共有三十丈长，前后一共挖了我两年的时间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你倒是怕死得很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。”

青衣老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享誉大江南北，丐帮长老之一的“追魂拐仙”陆千里。

蒙面人道：“你知道蝴蝶谷的事太多……”

陆千里道：“所以你要杀我灭口。”

蒙面人笑应道：“不错！凡是知道蝴蝶谷秘密的人都要死去。”

陆千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世界没有什么秘密可藏久的。”

蒙面人慨然道：“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我相信丐帮还未知道。”

陆千里道：“一个人若是不怕死，又焉会这样小心？”

蒙面人突然举起了脚步，向陆千里行去，他的步伐看来很稳重，一步！一步！

当跨出第六步时，陆千里陡地怪叫一声，双拐一顿，整个身子疾往上拔了起来。

蒙面人的身子差不多同时射前去，人剑凌空飞刺陆千里。

刹那之间，陆千里已凌空接连翻了三个斤斗，身形斜刺落下，与方才置身之处相距已经有六七丈之远！

陆千里虽然双脚尽断，但身形仍然如此迅速，不愧是追魂拐仙。

蒙面人却竟然差不多同时落下，“哧”一声，一剑飞刺陆千里的后脑，陆千里耳听破空声响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来不及转身，右拐急从肋下穿出，迎向来剑。

铮的一声，剑正刺拐上，距离陆千里的后脑只不过三寸，这一拐挡得很惊险。

蒙面人凌空一拧腰，身形落下，在此片刻之间，哧哧哧又已连刺八剑，陆千里左手拐杖这时已嵌入地面半尺之深，也就以这拐杖为轴心，身形滴滴溜一旋，挡四剑，避四剑。

剑剑都是那么凶险，这八剑挡避下来，双手都已捏了

一把冷汗，他身形一停，右拐往地面一点，左拐同时拔出，连人带拐又射入半空，在半空中连翻了两个斤斗，又再向外飞掠出去。

原来是在逃命，蒙面人却没有纵身追击，右手猛一挥，剑突然脱手飞出，射向陆千里。

这一剑的速度非常快，刹那之后，只见一道闪亮夺目的白光，那道白光闪电般“飕”的划破长空，击打在陆千里的腰脊上。

陆千里在半空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破空声入耳，眼角已瞥见一道白光飞来，怪叫一声半空中身形急变，两枝拐杖同时交错往后急挡，仍慢了半拍。

半拍足以致命，他一双拐杖一挡，就感觉腰脊猛一阵刺痛，整个身子同时向前猛一栽，这是他这一生最后的感觉。

那支剑从他的腰脊插入，直没入柄，胸腹穿出，剑上蕴藏的内力同时震碎了他的肺腑，鲜血随着剑尖的穿出激射而出，七孔亦鲜血迸流，一声闷哼中，笔直的身形堕下来，蓬然撞在地面上，一双铁拐“叮当”地脱手散落一旁。

陆千里在地面上打了一个滚，以肘支地，勉强爬起半身，望着蒙面人，欲言又止，但话未出口，又倒了下去，动也不再动。

蒙面人突然叹一口气道：“一个人总难免有疏忽的时

候。”

他举步走向陆千里，绕着陆千里的尸体走了一圈，才探手将那支剑拔了出来，剑锋上仍然有血，他没有将剑收回，就倒提那支剑，缓步向山下走去。

那群蝴蝶，随着他的脚步移动，徐徐飘向山下，无疑那些蝴蝶就是他忠实的随从。

白雾渐淡，他终于消失在山下杂木林中。

梅良馨他们一行人，一口气，走了有十几里路，已到桐柏山下。

距离襄阳城，必须先翻过桐柏山，大约五六里，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。

梅良馨骑在毛驴上，表面上，微闭着眼，什么也不留心，但事实上，他一直留心着周围的一切事物。很失望，他并未发觉一些可疑的人或事物。

忽然——

青梅惋惜道：“好漂亮的蝴蝶，死得多可惜啊！”

梅良馨这才注意到地面，死去的蝴蝶，一路跟着下去，路的尽头，是一间农家小屋。

很奇怪的是，这屋子附近周围百丈，竟无任何树林花草。

竹马见地上躺着人，惊叫道：“师父！那里有死人！”

这一惊叫使得这群人紧张起来，卜一刀首先跃身奔

去，其他的人也快速随后跃身跟去。

卜一刀望着地上的尸体，仔细瞧了一下，惊吓一跳，叹息道：“几年不见，见面竟会是如此。”梅良馨皱了皱眉，道：“追魂拐仙陆千里，怎会死在此地？”

卜一刀道：“庄主，依你看会是谁干的？”

梅良馨略一沉思，沉静道：“陆千里是丐帮长老之一，可能与丐帮之事有关，也可能又跟地上的蝴蝶有关。”卜一刀道：“难道凶手跟圣剑山庄血案有关？”

梅良馨点点头，道：“有这个可能，从死者的现场来看，陆长老是有所准备，知道凶手会找上他。”卜一刀道：“庄主的意思是？”

梅良馨坚定道：“第一，他为什么要隐身在此，第二，这地道挖得很长，想必是逃走的退路，第三，想必陆长老一定得到一些秘密，凶手才会杀人灭口。”

卜一刀道：“庄主说的是。”

梅良馨惋惜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卜总管也别伤心，先把陆长老的尸体埋了再说。”

卜一刀应声而去，寻地挖洞埋了陆长老的尸体。

雄狮六王在小屋的周围和屋内，寻找是否有其他的蛛丝马迹。

竹马拾起两枝铁制的拐杖，抱了起来，问道：“石阿姨，你有没有像绳子一类的东西。”石观音好奇问道：“你要绳子作什么？”

竹马理直气壮道：“缚这两枝拐杖啊！”石观音笑道：“你要拐杖作什么？”

竹马嘻笑道：“卖呀！这两枝铁制的拐杖，蛮重的，可以卖给收破烂的，一定可以卖很多钱。”石观音格格笑道：“要银子，石阿姨给你就是了！不早讲！”

竹马阻止道：“不行，我是大侠，要自力更生，不能拿石阿姨的钱。”

石观音笑道：“好！竹马大侠，你要银子作什么？”

竹马笑道：“买棒棒糖、饼干、点心吃呀！”

石观音道：“要买给谁吃？”

竹马道：“当然我们自己吃呀！”

石观音道：“为什么突然想吃东西？”

竹马不好意思道：“师父说，对方很厉害，要我们处处小心，凡事要多用点心。”

石观音听他这一说，笑出了眼泪，道：“用点心，并不是多用点心，多吃点心，而是，多用点心思。”

竹马脸上有点愧色，丢下了拐杖，垂下了头去。

忽然——

卡喳一声，令在场之人震惊，原来，拐杖落地刚好撞击机关，好像有东西从拐杖手把的地方跳了出来。

竹马立刻捡起，递给梅良馨，道：“师父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梅良馨展开一看，道：“这是一张羊皮地图，地图中央

第三集

最明显的地方，绘画了一只蝴蝶，我想这大概是陆长老死亡的线索吧！”

此时，竹马又从另一支拐杖手把处，取出一张羊皮卷，又递给了梅良馨。

梅良馨微微一惊，因那羊皮卷上写了几行字，竟然有些都是他们遇过的事情。

“万花山庄萧总管

 圣剑山庄蝴蝶

 飞虎杀手

 五公子

 醉月楼

 望月园

 三公子

 雪飘飘

 明月玉场

 小雨”

卜一刀怔了怔道：“这羊皮卷和羊皮地图都很重要，目前，我们还不完全了解陆长老的用意，但请庄主好好保存，总有一天会用到它。”

梅良馨收入怀中，道：“咱们一时无法了解，只好如此，不过那羊皮卷的记载，好像跟我们有关。”

卜一刀道：“陆长老名号追魂拐仙，名满天下，无人不知他是万事通，也许他的死，跟这个组织有关。”